

集部

秋崖集卷三十六

宋 方岳 撰

賦記序

秀錦樓賦

直寶謨閣汪侯守歙之明年政恬事熈民以嘉豫間從賓客僚吏登城西北隅挹其山川而樂之喟然曰吾先世郡人也今吾適守于是其得竊自比于晝錦之榮乎

乃作秀錦之樓樓成大會賔客落之而使其民方岳賦之其詞曰

俯春城之杳渺兮遡碧溪之紺寒寨朝嵐與夕霏兮秀色蔚其可餐挹浮丘而欲仙兮撫玉蜍以盤桓曰山川其信美兮吾曾祖之所家幾何時其此去兮竊空老于汀花鷴千載而來歸兮覽城郭而長嗟皇畀予以左竹兮豈錦衣之晝行森戟衛之靚深兮燕香閤其欲凝睠童牙其予姓兮耋老予之父兄羌昵昵以兒語兮肯自

詫于新硎幸里黨之我與兮散佩犢于春耕嘻無事其可了兮寄吾筆于鷗盟偉飛樓之聳翠兮納風煙于簷楹洗古夔之娟碧兮與暢叙其幽情激沙彈與豪吹兮落孤嘯于青冥罔巒忽其翔舞兮紛不暇于逢迎紫陽繚以西轉兮倚謫仙而自矜北黄山其六六兮軒后軼而上征歸問政之東峙兮逗春霧于花屏飄吾袂以輕舉兮訊許聶乎深雲紉崇蘭以為珮兮綴明月而成纓受山氣之朝爽兮截鷺波之晚清夕陽澹其未收兮指

素娥以將升弄林影以扶醉兮酹吾樽于江山曰堯民其熙皡兮吾何心于鑄頑鹿擾之則駭逝兮魚自樂於深潛審左餐而右粥兮衎楊卧而晝閒來年蓊以相依兮桑麻沃其蓁蓁吾與客而樂此兮覬枌社之皆春公在樓而燕喜兮民歌袴而遨嬉孰有筆其如椽兮梯青壁而劖之醒練江以為壽兮取玉兎以為巵起祝公其少留兮聊暇日以委蛇

茶僧賦

林子仁名茶瓢曰茶僧予為之賦

秋崖人問茶僧曰咨爾佛子多生糾纏今者得度以何因緣豈其能重譯陸羽之經飽參趙州之禪也與纍彼灌莽翳于原田扶種族之匏落引苗裔之蔓延繫有尼父之歎磊若壺公所懸彼軀體之擁腫而猥大者君子雖器之而未知其孰賢或刳而中或剖而逷士操取飲于夜澗烏勸行沽于春煙曾未若爾出家在許瓢之後而成佛在魏瓠之先也試嘗為掃除霜莖提携出山衣

以馳尼之淺褐喜其梵相之緊圓與之轉法輪于午寂戰魔事于春眠山童敲雲外之臼野老掬雪中之泉瞬木上座其少休與竹尊者而留連嗽氷玉之一再搜文字之五千然後掛維摩拂臥溈山餅未嘗不歎曰竒哉此僧之精研也

白鹿洞後賦

晦翁先生去洞之六十又九年其里中學子方岳幸得主藏書徘徊顧瞻有嘅其嘆盖歲行之無幾而世變已

不古矣乃次翁韻為白鹿洞後賦招我同盟而歃之其

詞曰

始予眺眠鹿之町畽界白雲以為畺嗟五老人者之無恙獨有覗于二千石之維良朝予樂兮紫陽夕予夢兮朱塘訊風泉與雲壑勞降巘而陟岡慨夫子其未遠寧吾道之易荒言琅琅其猶在將彌久而彌芳皇拊髀其永懷一天視于帝庠倬雲漢之昭回紛恩溥而德洋嘻同盟其念哉毋諉焉于氣運惟命義之是關豈善惡之

可混與有獲以詭隨盍無悶于嘉遯道烏在乎高深體吾身其學問將喻利以尺枉抑嚮方而寸進念日用之常行奚先傳與後倦令來歌而來游尚及門之子孫匪執經而問焉誰與歸兮共論予既互鄉之晚生又主藏山之遺書悵莫企乎前修思盡復其舊楄疇去籍以放紛肆予庋而予諏二三子其來前矩吾令之步趨枕寒流以漱石有書右兮左圖儼老仙之在旁何玉我之勤渠日三省以澡瀹時四勿以掃除古之人何人斯而予

肯同夫讀書城南之符也駕長風而來思抱明月以翔集毋空谷其遐遺幸聖域之優入以經籍為友朋以泉石為供給佩猗蘭之秋香紉芙蓉而手緝盍歸乎來山中兊麗澤其講習清斯濯以自潔起風雩而獨立挹煙雲而進之問孔聖之何執將玉林其與遨期瑶草之共拾辭曰有鏘其珮琳琅璆兮風蕭蕭然山川摎兮翁乘白雲駕言游兮道斯在斯如泉流兮勿遐爾心為翁憂兮歸來歸來吾與子求兮

水月圖後賦

吟嘯翁謚其囿曰水月圖而賦之以寄秋崖方其使掇拾其遺餘次韻為後賦詞曰

有秋崖人者雲半間以堅卧天四壁其皆空翳顔竇之寂寂絶環巒之瓏瓏一我之外是人不通蓋其固如此而又何有於手攬碧海氣摩蒼穹吟嘯翁闢而陋之曰子獨不見吾之水月圖乎餐沆瀣以淋漓與造物而撞舂少焉定則不滓以雲不波以風此吾心之水月不可

得而圖者也吾惟寫之以碧玉調醑之以琉璃鍾醉花乎其展齒松吹乎其衷茸容與緑凈嘯歌𦡆朧則亦可以下視九垓之塵渺立千仞之峯夫豈但樵風之可笛而釣煙之可蓬安得與子共横此筇談閒飛白酒半潮紅落醉墨之汗漫鏘文響其丁東雲合霧溺氷凝雪溶然則是不可得而圖也而圖已具吾之胸中子能起而從吾遊乎亦聊以知吾興寄之適而筆墨之工秋崖人忻然笑曰吾家蓬茆景孰與翁吾硯荆棘詩孰與翁然

而翁方騎鯨魚跨蟾蜍將與飛仙以遨遊而莫之我同則夫之二物者豈無清暉誰適為容固未必如秋崖之人兮穿深逗密若將終焉久矣寘吾身於亡何有之鄉等斯世於大槐安之宫

蘊窩賦

秋崖人飯牛而耕雪緡魚而煮煙以此與山相周旋者亦有年矣爾廼攀蘿而上陟雲之巔則有若蒼虬龍之矗吾後青玉案之界吾前峙焉者環而不玦流焉者弓

而不絃秋崖人顧而笑曰噫嘻天其以吾蜕鶴骨之寒而僊乎抑亦知吾隘蝸殻之凡而逌乎不然將遂泯沒其胸中之耿耿者而使無傳乎我之勞于生也久矣雖閲宇宙于一瞬吾猶厭其贅又奚以徘徊乎人間之世澳涊于區中之縁廼營斯丘自成一川所謂如蠶作繭自裹自纏者也而吾于是桑既遠以百劚箔已簇而三眠矣既事之夕山月正圓顧見吾影風袖翩翩舉杯而屬之曰聞子行且有日敢問身後之勲爲孰愈目前之

酒船且生而神奇我則與彼異矣死而臭腐彼不與我同乎是區區者而為羣狙之喜怒不亦鄙而可憐彼爵有穹於桂石冢有大于祁連今皆荒煙滅没野草芊綿則桓司馬之石與劉伯倫之鍤均之為雍門之一笑也吾焉知其孰賢蓋自神農始方不能以無疾老眪獨壽不能以無死子奈何其遷延昔子之蠧也物也其股躍不如春蟲翼鳴不如秋蟬造物之所以予之者則然也今子之繭也化矣安知不經緯而有用于世黼黻而為

章于天人之精靈往來變化於大塊而無窮者是不可得而致詰也行矣勉旃影未及對月沉于淵起而視之不見其處惟吾在焉

耕舍記

耕舍秋崖人學稼之所茇也一之日葺茨二之日墍塗三之日入此舍居舍中績斷薪為床以牛衣藉夫須襏襫掛壁左右耰鋤耒耜與凡耕之具皆在其朝夕相勞苦不過芸夫蕘子而常所談道者惟播種耕耨鐮穫之

事意自得甚而容或陋之曰始吾見子于南窓横卷案上揺膝長吟如春禽候虫蚤夜不自休予曰是子也成科第如摘頷髭勤于業矣既又見子于西湖葛屨布裘且行且歌視世間木居士真若不介介者予曰是子也成豈直為今場屋士進于學矣廼今其識字田夫耶秋崖人笑曰嘻古者無不耕之士而今世有不耕之農子不駭農之不耕而鄙士之耕子過矣夫士而在畝畞之中吾意古不獨一伊尹讀豳七月見其人勸相穡事氣

象郁然如嬉春臺如飲醇酎非真謂士者不能爾其歳時推擇興于甿者不少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此豈與少室山人等伍要亦皤然于畎畆如伊尹者顧其事業不至于堯舜君臣耳故古之士起田萊而巖廊釋鋤耒而簪紱而其在東阡西陌之間者猶能夫耕婦饁以釀成醇風噫天下不見是幾百年矣而子以大冠峩如大佩襜如坐而堯言進而舜趨若是者以為士與然則耕舍之我庸渠知非南窓西湖之我也語未既秋崖人戴遂

累笠掛書牛角上而出曰吾牛飢矣子且去

重修珠溪院記

珠溪有古尊宿曰謙禪師其言向在傳燈而院于職方顧非禅豈其蒐裒與閱方志師以唐光化二年䊵焉而里有朝議大夫在武衛方長史良弼者為建以為院吾意師故倦游歸而追寂于崖谷茅竹自覆將不覬覦一草則院亦非師意其奚禪之以後三百有六年當國朝之慶元丁巳院絶不繼里老父曰是于長史公為檀萸

若其子孫之為僧者嗣于是得法秀睥睨者引譲左据
讕謂之禪思所以枏去之得自代者有司顧職方氏之
籍在而秀之徒普觀度為珠溪僧矣遂畀秀秀既没其
三傳子大才嘗以語予先是某甲者日飲無何蕩然無
一分顧籍意山羞泉忸草木鬱悒今茲亦幾何年自吾
秀師之來不出半語抄一錢而翼翼言言化為佛事蒼
藤翠篠安樂雨露俛入象窓雲寒而石幽者此前日之
荒煙野蔓而榴翳也延宇垂阿百楹相扶其岑閬龍深

以廬吾佛而憇僧者此前日之頽櫚斷礎而蕪墟也鐘磬鐃唄華髪幡盖朝夕賛揚以祝世界主萬壽者此前日之蝺吟鼃怒而衆狙之悲嘯也秀信有力于此顧書以無忘吾師又曰吾師積十有餘年之勤以克登兹盖其難已甚且物之成壊相尋無窮當讖老時知見之香普熏斯人院必壊偉傑特渠翅于今至其中徹一卧榻不復棖拄憶吾師披徑則入景象葦然不自意遂能起廢如此今讖為前第一代住持秀為後第一代住持不

書無以示後之人迺為書曰嘉定五年秋九月庚申僧法秀修珠溪院成嘉之也

依緑堂記

客有名其堂曰依緑而謁記於子方子子方子曰何哉子所謂依緑者豈平沙漫流襟帶左右碧凈一色煙霏吐吞而水摇山動于倒景之滅没乎曰否吾嘗見雨簑雪篷嘯歌而漁江鷗沙禽浮沉下上于玲瓏窈窕之外曰此惠崇郭熈得意小景也寧有是乎曰否吾鄉無陂

湖而溪清不塵春染而鴨頭秋吹而龍鱗往往自多幽處子亦與溪友提携山翁往來而朝夕于是乎曰否如此則子何以名而予何以記曰吾嘗手疏澗泉匯為清池時雨新霽春草怒長吾酣然醉卧不知阿連之夢我少焉醒但見白鳥閒暇深翹于平蕪短莎之間有魚圉然倏爾遠逝藻翻荇亂牽動寒碧吾以為有江湖之思焉若是何如子方子曰噫心與境忘則幽想逸發神游飄蕭極意所到忽若有遇雖未嘗登稽山而識賀老鏡

湖憶子猷訪戴安道處猶可想見而夜半之雪興故在未嘗泛沅度湘而見娥皇舜英之古愁班班于蒼梧之竹上者未歇而屈大夫滋蘭之秋畹采若之春洲固無恙也然則余三問而子三否者不既在几研之間履屐之下與曰其也恐未能子姑記

狼山寺重建僧堂記

狼山面江腋海以山水之勝望淮南而寺又最古異時戶外之屨常滿鐘魚鏗鍧出雲雨獨所謂僧堂者久不

葺繩樞縻棟懼將壓焉率翁居無幾何徹而新之向之靳不捐一金者謹施惟恐後積至三千萬不日月而成百楹相扶有嚴有翼而明樓閎麗軒豁殆與此山相雄長蓋今之所有而昔之所無也余聞學道者巖棲而谷處巢栓而雪立其木石之與居鹿豕之與遊雖把茅蓋頭猶以為泰乃今蔭華屋連高甍有五侯邸第溟涬然弟之者不趺而坐不脇而卧其亦有所思乎海山茫茫江月洸洸率翁試嘗以余言問之翁名慧恭字敬可是

役也始于端平三年十二月之戊子成于明年嘉熙正月之巳巳而記于是季四月之壬午云

淮東安撫司幹辦公事題名記

余教授滁學之明年今端明趙公以書幣聘之佐帥事辭不獲則考前人之嘗為此者而石燬于兵老吏無傳焉蓋自洪内相咨夔而下僅僅得若干人余既為屋三楹于廳事西乃刻而龕之壁而記之曰維揚古都會帥嘗選用重臣辟士公車豈但取陳琳檄曾仲連書于公

異露布以望一府而已軍旅之事吾夫子以為末之學而今晝諸藩岳者有軍事焉可不謹與夫氣餒者不足以直是非識汙者不足以明利害慾牽者不足以斷可否器拘者不足以寄安危盖必如董生相江都王時乃可耳夫然故官卑而望則尊職輕而責則重列其名氏必有指之者曰某也直某也諛某也回某也正而又可不謹與

休寧縣修學記

學校與井田並古未有去田里而為學者也故自五家之比鱗屬而午貫之於是乎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此非古所謂鄉校與族有師州有長鄉有老此非古所謂鄉先生與士生其時出則相耦于同井之田入則相友于同門之學蓋知父吾父子吾子老吾老以幼吾幼而已然而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具是矣井田壞學校廢士之贏糧外遊者無方而專門名家之學與大師衆至千餘人其不違父母捨墳墓而去者幾希而人心始漓故

漢之號為儒者其下者為桓榮之稽古其高者為鄭康成孔安國之訓詁又高者為董仲舒之明天人而止耳三代之所以一道德同風俗者不在是國朝學校之盛布滿郡邑雖田不井授而欲士之不去其鄉而為學則猶古也休寧壯哉縣其道經訓以相傳習者率嘗最吾州異時校官有望府滇漨然弟之者蓋錫山陳公之茂尉邑時之為也於今百有六年矣厥棟維摧厥甓維頹瞻言宮庭士類有泚歲時祭采僅僅無落事而已内相

程公之歸里也壹大葺之言言新宫殆不舊翅是歳其起家入掌故道休陽閛公之言曰是鄉校也吾長於斯學于斯而可諉吾父兄子弟為閛士之謂公者曰是鄉先生也學如此其行也仕如此其亨也而可忘吾父兄子弟為然則公之興學校雖微井田其猶井田意與邑大夫吴君遂與凡有職于學者交謁更進而屬記于其辭不可則諗于衆曰聖有大訓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然而行

于蠻貊者易行于州里者難獨何與州里得之于其常蠻貊得之于其暫暫者易勉而常者難持也士固有冠冕佩玉天下之通貴而不為鄉士大夫所齒者矣月旦之評其可畏如此故士之所以修其身者愈近則愈難事容可以欺天下而不可以欺婦子也夫子之所以聖不過鄉黨一書而所謂治國平天下者無餘藴矣諸君能耕而遜畔則畎畆而伊周能行而後長則道塗而顔冉奚必曰稽度數以為博談性命以為高而後謂之學

哉是則鄉先生所望于鄉校之意也皆曰唯敢不夙夜敬戒以無忘公之德公名珌字懷古先皇朝翰林學士今為端明殿學士通議大夫提舉嵩山崇福宫云

野堂記

可使食無肉不可使居無竹蘇長公語也秋崖人衍之曰可無肉不可無竹可無帷不可無書可無餐不可無山可無口不可無酒鑿空作此想有年數矣先廬燼于隣火之明年予歸自維揚至則無所於居乃僑寄于别

屋里人所謂相公牌下者屋敗甚疲吾力苴補之然後向之上雨旁風僅可床几而予心鬱焉祈雖在萬山間不過數十家聚耳邑屋庳矣然能礙山市聲少矣然能聒書則亦且將奈何哉予友佘義夫知予食貧寄錢萬予歸諸婦曰謹司之是可買秫田釀矣無何而鄰有售其居而還焉者則又謀諸婦曰酒亦可無而彼三者真不可無也盍以秫貲易之吾將撤老屋以放山井方池以舍水而制汙萊以行竹吾貧無聚書能讀見書其中

亦堪老矣彼趣生來不來無足計也婦始猶靳之曰其
氏屋以居貸其氏屋以居孥子何爲者汲汲然落窘貲
事閑屋得無左乎予曰恬者所娱夸者所迂廣者謂得
貪者謂失天下事皆然不獨此也予不能畫計然半策
以餬予口向營十一必喪十九又不能識仕塗捷徑邪
出旁行三入承明四至九卿吾其委耶順耶自浮自沉
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心婦既無奈予何則取而貿之
因其舊而葺以宇者堂丈方而庋堂之上者閣蓬以屬

步于堂者航而皆謚之曰野盖予野人也於野宜既成山吾門焉何其比隣也竹吾閨焉何其友朋也堵環不能亟而野意略具則指謂婦曰斗酒安在今欲令封德彝見之何如乃相與笑而書之壁

徽州平糴倉記

淳祐二年春太守鄭侯勸農于郊有荷蓧而歌者曰田彼南山維石礐礐言刈我黍不盈其筥既又歌曰糴而珠乎其曷春吾穤乎炊而玉乎其曷果吾腹乎侯式車

而聽之喟然歎曰噫是力穡而嗇收有年而貴糴者也
巖民鑿山而田高耕入雲者十半其力貧而食貴吾念
之甚獨郡挻于火民廬官寺百役具興令幸復故初而
力且匱而吾且去矣雖然吾渠以其匱渠以其去而恝
吾民哉于是游觀之娛廚傳之飾歳時交隣之聘若積
酌損得十萬緡揭以為平糴本俾有司秋入而春出之
以相循于無窮坻也其何幸雖然知及在初仁守在後
使耿壽昌而在常平法通百世無獘矣代石以屬之後

子雲氓也抑何幸雖然涸轍之升斗孰與相忘于江湖夏畦之枯槔孰與無徳于雨露侯歸而報政推此類為上具言之氓也重何幸侯名宗字謙仲吳人是歳二月既望郡人方某記

方氏萊山堂記

吾宗元美入蜀之年歘吾扉而西也為之烹伏雌相勞苦意其單車為萬里别不能無悃悃然者顧作而言曰其解邉縣印綬屬耳既築屋于溪居之北山取詩所謂

北山有萊者而謚之萊山堂子為我言其意予曰元美之為是也將為隐乎則方沂瞿唐灔澦而上訪諸葛公平沙之石絶而考求曹劉諸人褒斜出入之塗此其意未休也子何有于萊將為仕乎則山人去而蕙帳空矣意其碧叢翠䪿遺風罷月而子樓之以為名萊且有辭于子雖然古之人不必隱時而隱不必仕時而仕莘野一犂之雨磻溪一綵之風蓋將終焉及丹書陳溪惟空碧耳伊訓作野惟寒青耳是以君子有感于時也詩固

曰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此成王周公極治之時乎故其山中之人方且出而覿息鸞假樂之光以媚于天子則其所謂臺萊者夫固詩人所以興也勉旃行矣子毋謂古遠乃為反招隱以寄聲北山之萊曰萊萋萋兮山之幽翩王孫兮嫣言西州松桂寒兮蛟龍樛嘻山中兮不可以久留萊艾兮山之扉渺王孫兮孤鶴與飛芙蓉裳兮芰荷衣徽山中兮云誰之思是歲淳祐三年夏六月乙丑里人方岳記

只恁麽軒記

秋崖老農于耜勞止生怠惰相輟耕而遊意行澗岡可五六里至阿蘭若號曰珠溪有小齋房朴素幽潔趺足而坐松風可人住山老才作茶供已即從座起而白予言我觀世間何者非幻玆是陋室強為我名爾時秋崖告才老師但只恁麽于名何有師大歡喜此即是名名只恁麽無可不可佛所說義亦復如是乃是作偈而說偈言是心如虛空本自無一事若能只恁麽緣累從何

生而一切凡夫不肯只恁麽妄生顛倒想流浪五濁中見種種慾樂熾然起貪癡無名着愛根念念在富貴由此一念故戈矛生于心猶如瘴毒蛇竟日思噬齧又如彼陰賊含沙而射人是人墮邪見展轉無是處我有一法門非作亦非止麄茶與淡飯直擄現在身於十二時中無復起妄想得安穩常住不以苦為樂如鵬與斥鷃無適非逍遥如魚自潛深不躲鈎上餌浮念一掃除心逸而日休我今作是偈付囑于諸人能只恁麽者君子

坦蕩蕩是名佛境界安樂常歡喜不能只恁麽小人長

戚戚是名魔境界云何離垢纒若人了此言究竟漸淨

覺淳祐四年三月望日

月莊記

直山居之西衡為室者五牖一以為軒墐二以為廩而

虛其兩夾以居用蓋村墅云而成之日適中秋也晚色

新霽羣山蒼蒼碧宙寥泬月明如霜歸謀諸婦洗吾老

瓦落之因以月名吾莊嗚呼噫嘻二十四橋物是人非

戰血作碧腥風為悲曾不若崖逕秋老寒光入扉竹露
自瀉梧風尚徹是知月與山家為宜庚樓夜午乾坤一
危據床豪嘯川險山巇曾不若林影瑣碎澗彩陸離引
聲長哦莫知孰誰是知月與詩家尤宜蕙房約戶翠帷
翡幄怨之以鵾鷄之哀弾激之以雌鳳之孤歛曾不若
冰霜竹屋煙水茅茨窺孱顔以排闥瀉横斜而出籬是
知月與貧家大宜予貧也而山居天又不靳其與乃窮于
詩是兼三者而有之月固莫宜于予也然則卧子于元

龍百尺之樓延予以郭隗千金之臺而欲與予莊易也

請固以辭

吳元昺友梅堂記

疇昔之夜夢與客行溪谷間沙清水寒微霰暮集有梅焉蒼皮半皴偃蹇苔石相與頎而樂之客曰寒江蒼蒼山月荒荒側倚崩崖幽然自芳非釣瀨之嚴光乎於君意何如秋崖人曰高矣抑未也離世而立于獨藪澤處閒而已矣客曰天地既春草木既津憔悴惟腊于澗之

濱非離騷經之霻均乎於君意何如秋崖人曰介矣愈未也非世而異于俗枯槁赴淵而已矣居吾語子吾將進子而易其觀可以希賢可以作聖則指而謂之曰彼萬仭立壁煙昏雨寒老色如鐵凛不可干子盍觀夫孟軻氏之巖巖此頽檻敗瓦野意蕭踈有美一人雅澹冲虛子盍觀夫子顏子之如愚若然者於子意又何如也語未既有剥啄驚周公者則東方白矣秋崖人蹴樵青曰起扣門者非曩客也耶窺之則竹洲後人訊也君之

言曰吾鄙在山林無與從吾兒游者既擇于梅使友之作堂其閒以識吾訓子其為吾發焉噫嘻最既與君言矣欲為記者無以易是君其語而子資深菊吾知其為隱者也紫桑之遺民也蓮吾知其為君子也濂溪之老仙也若人者隱君子而非也顔與孟丈人行也而其友之云乎逢原勉之毋或使玉立堂下者割管寧之席作嵇康之書也竹洲後人曰吴鉉元鼎秋崖人曰方岳巨山而是歳為淳祐之著雍涒灘云

就日堂記

出五老門不數武道西有敗屋相撐拄曰翔風亭者蓋守臣率其屬迎拜制詔處也臣至郡之再月一夕暴風雨枅去之顧而歎曰茲其所謂翔風者耶康廬在前左重湖渺茫無際風蓬蓬然起于鄱子之澤踔數千百里撇巨浪而戲于揚瀾左蠡之口突怒奔放長驅而直前其鋒銳不可當也而廬山幾千仞橫其身捍拒之以故反射回薄震撼呌號不連日夜不解也其可驚可愕畧

如是而何取于風乃壹大新之而易其名曰就日堂夫吾君以帝堯之仁臨照宇内赫然離日之麗也臣觀于離聖人以南面聽天下而重離六爻惟六二爲元吉重離君象也黄離臣交也君離其明而臣離其吉何也二五交者離其照也不交則豐其蔀矣然則方國奉細書之札而使吾民近天子之光將何責而可毋但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無敢不下拜

歸來館記

始予守廬山有餫舟橫吾境者榜之百亡何而荆州牧怒詰之曰吾人也爾之榜也奚其可予從之曰吾境也彼之榜也奚其不可公牧荆州老僕列戍江東郡惟是風馬牛不相及也而具析之是鄙我也鄙我不如斥牧愈益怒舉劾之朝廷薄其罪亶移武陽即日解印綬歸問訊竹樹亡恙外步雪林而下繚山之麓以西屋其坳處爲三間號歸來舘間與客醉起而歌淵明之辭則和之曰歸去來兮青山白雲今始歸渺人生其幾何奚一

喜而百悲曩輕涉于世途駟予馬兮弗追今幸返乎林壑将兩忘于是非天地寛兮蝸殻風日醲兮牛衣朝土銼其無煙飽空山之翠微陟彼高岡如麏斯奔我松我闉我竹我門不知今吾若亡若存有洌者泓可瓢可罇蔭琅玕以清闕洗吾前之媿顔彼蒼生其奈何笑東山之老安林木寒其秋秋禽鳥樂而關關山喜歸兮獻奇露崖崿以駭觀檜喜歸兮遠來龍蛇走而夜還宜老子之杖屨野色暝其盤桓歸去來兮吾徼斯人誰與游此

腰折于兒曹盍與世而無求匪吾鄙而我督時則然其何憂惟出處之在我寧稽決于龜疇乃苫樵舍乃篷釣舟命山翁與溪友專一壑兮一丘有談及于當世浹吾背之汗流百有餘其已足三不啻之宜休已矣乎吾行吾止時乎時時乎不時其誰留不吾乎舘將何之閒從春沂歸不與黃石期羹煙蕨與雪菌饁春臯以耘耔或作勞而小憩枕蒼石以哦詩闖吾籬者推去曰洗吾耳其無疑歌既書之壁是為記

荷嘉塢記

並吾廬而北有山環焉版圖姓之曰何家塢自吾之家于斯也墻其口而圃之而沼之而亭之蓋思所以易其塢名而芸夫樵子之熟于口吾易之而彼之不吾易也乃元黓困敦之歲有蓮駢生于其沼予忻然笑曰茲其所謂荷嘉塢者與芸夫樵子之不彼易則吾易之矣於是具著所塗而次序之凡我同盟毋惑多岐一東一西孰指爾迷作入山林處彼痴窟郎堆錢百屋我無儲胥

一燈夜讀作着圖書所他山有梅矯矯玉立不同衆芳
春風遲日作百花頭上之亭我秫我田亦足以釀西風
吹塵曾莫可向作歸來館有濯者蓮處汙而潔勿遐爾
心濂溪風月作君子亭山下出泉有坎其泚寒斯冽斯
幽人所履作寒泓言抹其芻田彼犖埆對眠夕陽亦勿
扣角作飯牛庵惟春嫋嫋惟夏蹻蹻惟冬悄悄惟秋杳
杳作秋崖耕不一塸鉏不五畝耳目口鼻皆吾之有作
田園居至是則復于圖書所以歸吾廬而山之觀止矣

方子曰一再行不大風雨不廢也顧其老竹窮木非有繁華之奇草亭茸屋非有榱題之觀而山之谿如谷之奥如林嶺之翳如亦有足樂者穿幽逗深繚繞嵐翠蓋窮日之力而後饜也然則聲色之蠱其心孰與禽鳥之適吾情軒冕之梏其身孰與泉石之忘吾形當世之名卿材大夫幸得遭時清明謨格長治安得而從予遊乎樂哉斯丘山翁野叟之所同而高人勝士之所獨也予其可哉寶祐改元第一日塢主巨山自記

徽州重建慶豐橋記

寳祐改元新安郡浮橋成太守臨卭魏侯克愚使其僚王宗說庀之而使其民方岳記之詞曰

自古在昔胙邦建侯四達其疆廬積梁舟有圯弗輿是謂失政君子即之覘陳議鄭匪川靡梁不能為國乃心匪民則莫我卹周官呂命職在有司民自為民曾爾勿思憲憲魏侯鶴山之子鶴山之子寧弗知此乃闢貢闈乃增貢籍政恬事熙靡纎不葺廼梁廼川廼心廼民廼

寢廼興維勇于仁維歙之溪朝宗于京江吳荆楚南東其行溼潦悍湍兩涘千里有比其舟坦坦如砥始誰作之劉侯炳名厥既歷年午縱卯横令侯曰嘻是不在我匪用之裕惟仁之果慮事屬植乃廵爾功爾功爾傭毋失爾農出斛于庾百又五十出緡于府六萬有溢四十其艘脩六百尺以今視昔益三之一治鐵為笮翼其兩旁賦丈倍脩以時闔張上春經始民歡趨之季月告成侯來落之有翩者皂汎汎漣漪背負長虹作鱗之而侯

曰美哉既堅既良民曰允哉廼康廼莊習坎重險維其夷矣過涉滅頂汔其濟矣不川而遊不徑而踰凡人有心履此正塗於休我侯惠我無疆匪惠伊教子孫不忘歙山叢叢其水清寫刻此銘詩以諗來者

順齋記

予與從之共燈火于珠溪厥既三十年而餘矣予苒苒日以老學益落而從之謁予記其燕居之室順齋予曰此非予所及也盍見孟子而問之古今言順未有如吾

孟子者其言曰養一指而失肩背是為狼疾人矣養樲
棘而失梧檟是為賤場師矣何哉子所養而有省于斯
也昔者聖人之畫頤豈但象其豎頰頦揷齒牙率天下
後世為飲食之人哉其所養必有大于此者故曰養其
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小人者以三釜為榮以
五鼎為貴所養者外也大人者不三釜而榮不五鼎而
貴所養者内也然則萬錢之食一頤也一瓢之飲又一
頤也侏儒之飽一頤也首陽之餓又一頤也子將奚擇

焉五色令人目盲則如非禮勿視以養明五聲令人耳聾則如非禮勿聽以養聰囁嚅于埶利之塗則如非禮勿言以養神顛冥于嗜慾之境則如非禮勿動以養志必如是而後可以觀傾矣子亦識夫君家諸人之傾乎由傾者安石也不出則如蒼生何從之曰僕謝未能孕傾者玄暉希逸也唫風嘲月以垂涎于世利之畀而已從之曰僕敢不戒顛傾者靈運也猖狂妄行而禍及之矣從之曰僕雖不敏然亦知所擇矣然則子其勉旃于

觀順乎伐牛山之木非也揠宋人之苗尤非也如欲觀之則孟子所謂以直養而無害者也朋友司過敢告靈龜

在庵記

予歸耕窮山與世不相聞者三年矣今嘉禾治中曹君鄖歲歲焉屬記其所謂在庵者君之言曰吾家許峰下故旌陽所嘗井臼也因姓之云突兀撑空斗起雲海上數千仞而派其支為小嶼意象閟窈風氣盤互則不肖

孤所以奉吾先君子衣冠之藏也為人子者不敢以其心死其親亦不敢以其力儉其親則延之而宇之翼之而榭之繚之而淃之規之而湖之千嶂所環嵐瞑噴薄邇青遠碧縈幽逗深吾所不能言者工所不能畫也吾獨能言致思其堂履濡敬享其室朝暉暮雲其亭而又著軒焉為齋居精舍焉為僧館最其凡者曰在庵而已吾固也其惟子之記岳惟平川先生以經學為師儒以論諫為御史以言議風旨為侍從天下之名能文章者

非其輩則學徒也顧平生於予文也嗜之尤治中君不彼之諏而予之諉千數百里走車牛口下而曰此先志也其斯之謂在輿一念所存無在而不在也立則見其參于前在輿則見其倚于衡是謂之在矣正明目以視之而不見傾耳以聽之而不聞不謂之在乎由前言之則羮墻亦堯河洛亦禹凡扆奎寶晝奏篇進卷之藏此山者皆平川也由後之言則赤舄非周衮倶非孔其環金植象形色繪晝之留此堂者謂平川與我儀圖之惟

仲山甫舉之平川有焉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治中君勉焉然則所謂在固在此不在彼也逈若先生之行事則其狀在太常其傳在太史不書寶祐改元重陽日新安方岳書

朱氏六可堂記

孝經非純聖人書君家文公疑之矣不惟文公致堂先生疑之不惟致堂玉山先生疑之至所謂六可者則又裂取北宫文子道楚令尹圍之言文公筆而削之固已

在删去九十字之中矣君今揭以扁其堂而又属其記于予得無家雞之厭而野鶩之嗜與試嘗與君慨想夫洙泗之上神遊乎孔曾之間親見其穆然燕居席間函丈精聚神會熙熙泰和則堯舜禹之典謨具存而伯夷后夔之禮樂固無恙也此其言行德義容止進退蓋已粲然在目中矣故夫動容周旋之間君子於是而覩學焉孔子之所謂仁不過視聽言動之四曾子之所謂道不過容貌顏色辭氣之三然則六可者固學者用力逕

養之地主敬持守之則也君姑毋問其為漢先儒之訓詁唐開元之章句而以夫之六言者就其所謂可去其所謂不可則一貫之指不言巳傳六可不在忠恕乎自任之重死而後巳六可不在宏毅乎好修者三省自得者一唯曾何人哉希之則是君名其經畧公之諸孫㣲文公之族子也予雖未識其人而能作堂儲書以夫之六言詔厥後其斯亦可書矣于是乎書寶祐甲寅除日里人方岳記

方長者祠堂記

畎畒而有後世名韋布而為衆人利比其忠信之行乎州里睦婣之洽乎比隣必有非聲音笑貌之所能為者大夫卿士身都顯榮而生無益于人沒無傳于世者多矣乃吾祖吾父退然寒素為鄉人所推尊一言折衷兩訟消彌蓋有王彦方之遺風焉平生所為力不足而心有餘事雖微而利無窮義役特一事耳邦之人士安樂無事者五六十年兩公乆沒已而思之不能忘也乃為

作斯堂而表之系之詩而使歲時歌舞之其詞曰

田瀰瀰兮山蒼蒼旼秋穫兮春條桑雞豚兮保社夕下來兮牛羊逸我兮穀我云誰之思兮此堂有腥其仙兮有白其鶴與翁而三兮禔福吾鄉鼓坎坎兮豊年予胥樂兮烝嘗

送許允杰序

往時許太空見予竹西繞洛陽賈生之年耳得其文一通怪怪奇奇坐人盡驚亡何以其怪奇者取巍科怪奇

何負于文哉後二十年太空以書介其從子允杰來見讀其編則亦怪怪奇奇問其年則亦僅僅陸機入洛之歲是何許氏之多英妙而怪奇也予方老退不得與于斯文見所謂怪怪奇奇則驚而異耳固嘗問太空曰昌黎謂易奇而法文奇可也山谷謂奇是文章一病文奇可乎法而不奇程衛尉之治簿書也縱無勝亦無敗奇而不法李將軍之不擊刁斗也不大勝則大敗矣其曰文章一病非與若歸盡取六經以來至于諸子百氏以

及稗官小說騷人賦客之所論著反覆熟之當自見左氏怪奇于春秋莊騷又怪奇于左氏子雲相如同工異曲者又怪奇于莊騷愈降而下之則文人相高務為艱澁難字生語棘人喉吻而以不能句讀為古則亦陋矣子其母文勝而理負母言深而意淺母論卑而氣弱母思殆而學罔則怪怪奇奇將又無負于子矣

滕和叔尚書大意序

吾州以經名家者多矣書為最以書名家者加多矣滕

為最書自程文昌王大監皆有所論著天下所謂程泰之禹貢圖志王晦叔尚書小傳者也至溪齋先生與其弟合淝令君同登晦翁之門學者謂之新安兩滕和叔漸涵于二父之淵源披剥于百家之林藪蓋自與予别三十有五年矣一日訪予崖底出其所著書曰尚書大意者十二萬言教予曰子亦知夫凡書之有大意乎猶之木焉本而非節目也猶之水焉源而非派别也若書之大意則一中字而已允執厥中書所以始咸中有慶

書所以終以此一字讀此一書迎刃解矣予受而讀之既請曰以中為書之大意吾未之前聞也子於何有所聞曰予聞之先君子先君子聞之紫陽翁紫陽翁聞之濂洛諸老而予發其秘者也寶祐乙卯重陽日友人方岳謹序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秋崖集卷三十七至四十

詳校官起居注主事臣顧宗泰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錄監生臣施華

秋崖集卷三十七

宋 方岳 撰

銘贊箴

鼎硯銘

劉仲子有蝸硯禿耳缺足而質甚良予為之銘

減其耳兀其趾以貌取人失子羽誰其櫝之子劉子能

出神奇金玉汝

唯塾銘

一貫之傳曾氏子家學也余取以名番陽曾虞之塾曰唯則為之銘

方人者賜起予者商於道則遠向若望洋昔者曾子惟聖所許徹果徹藝厥妙維魯吾道之一匪言可傳受授一唯口耳俱捐中心為忠如心為恕咨爾門人于子為贅勉哉闡孫歸其揭之勿迂以高勿狭以卑毋曰忘言又焉容力三省吾身其自兹入

敬思庵銘

從弟質庵于其親之墓而問名于予為名曰敬思記曰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銘之以為故犬馬有養豺獺有祭彼人是哉不敬胡異厥維敬矣奈何勿思忝爾所生何辱如之我卜斯藏是畚是鍤我考斯堂于享于茇景彼高山有鬱楸梧曰予蒸嘗曾是孝乎孝思伊何勿親之辱言禔其身維親之欲我庚則經我經則籯孰為親榮厥聞惟馨允敬允思相爾終慕岳

作銘詩敢告司墓

野航銘

雪乎子猷剡溪也月乎子瞻赤壁也有入其中者則告之曰虚舟耳請無自為敵國也

致存堂銘

海門令方君元舉既塟之明年其子處義謁予曰吾與子系神農氏同姓吾祖父自歙徙同里子教辟雍吾為士同道吾籍是為親請不為僭吾父之墓草宿矣惟是

兄弟前日之苫塊廬故在因葺以為風雨雪霜展省處惟子敎之以惠幸其不肖孫乃為誦致愛則存一章扃以致存而銘之曰

允矣孝思與天無極何存何亡蠢蠢薄夫致死死之則靡天常孰概于懷如將見之于羮于墻維樂正子永言憂傷頃步弗忘伊晉之衰没齒蓼莪有涕其滂閴彼幽泉如臨其上質之在旁毋曰邈矣日其存之則顯則卬毋曰寂矣耳其存之誨爾琅琅嘻海門君仕則不昌式

是義方我庚我京我經我籯曾靡不綱咨爾令子而弟而昆思輯用光我則好脩跋翁誨之如鏘珮璜其斯其存誰謂騎箕白雲之鄉我作非彝懼翁聞之如頁刺芒其斯其存誰謂埋玉輿嶺之岡蔚蔚輿嶺俟松俟檟翁在在堂燕爾曾孫眂此銘詩以烝以嘗

潘令君刷絲硯銘

繭絲而硯毋或繭絲萬民綈民以仁硯之春

三石銘

容有饟予三石其汎汎若沙禽者命之曰忘機之鷗其引吭長鶩而半身不隨者命之曰不鳴之雁其鱗介穹然似伏龜而無首無尾者命之曰藏六之龜各為之銘

久而狎之吾亦不下迫而玩之吾亦不舞與輕波盍眠兩于嗟鷗兮

不飛而鳴其孰驚不鳴而飛亦或亨不飛不鳴誰爾爭于嗟雁兮

毋曳其尾寧滅其趾不靈於人靈于巳其如予何豫且

子于嗟鼦兮

吟瀑圖賛

客有畫予巖谷中抱膝而觀瀑布者予目為吟瀑圖而賛之

有山叢焉其蓄泄雲雨者谷也有水垂焉其凌厲氷雪者瀑也有人兀焉其膏肓泉石者僕也

李觀真賛

不崖以巇不波以隨盖嘗曰古今一笑耳天地一醉耳

此自若人胸中之奇耳彼毛錐何從而知之

牛衣贊

月寒窮戚之歌雨濕王章之泣藉盤礴乎愛景之春忍觳觫於繁霜之夕予取而棲耕舍之壁閒亦聊以愧夫無補于世而襲重綿之麗客者也

晉謝文靖公真贊為建安謝說作

絲竹雲林妓女冥壑此亦一安石鬼蜮老姦風鶴勍敵此亦一安石蓋太虛之雲無心空谷之響無迹要未易

窺敵手之棋而訾折齒之屐也

自贊

謂為士寧有識謂為農又無力面如巖崖耳如壁此其所以為山中之黠而非人間之晳也與

又

三事之所不事四民之所不民謂為阨窮耶則廊廟未必同一丘之逸謂為寒餓耶則簞瓢亦何異五鼎之珍嗚呼噫嘻予非淮陰侯之所羞與噲等伍而柴桑醉夫

自謂羲皇上人者耶

復齋六箴

不遠復

適燕南轅爾迷爾岐尚其未遠跂予改之

休復

休者止也能復則止拳拳服膺顏氏之子

頻復

而既得之則又失之曾幾如是而不踣為

獨復

萬物皆流止者金石衆狂一迷惟君子特

敦復

為復有道患不自覺君子以厚小人以薄

迷復

爾有廣居曷其勿歸惟聖作狂差之忽微

蒙姪名訓

星姪將除喪與名曰蒙而字以養正乃就其身之

所當體察者釋蒙以訓非釋經也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童蒙者何赤子之心瀆則汨矣惟幾惟深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

塗人皆禹毋曰爾蒙允哉養正作聖之功

彖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夙喪父母惟險之極何以出險果行育德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脱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習俗桎之利慾梏之法以正之庶或脱之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彼愚且闇亦有一得能受能容維家之克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無攸利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相彼烈女潔玉清氷毋失爾身小人之朋

六四困蒙吝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孰發爾蒙維賢君子爾則遠之困斯吝矣

六五童蒙吉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順則毋我巽則毋必維順維巽童蒙之吉

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象曰利用禦寇上

下順也

孰爲爾冠血氣以之勿或使之惟其弭之

謝謹習字訓

學飛曰習其在縠初相彼雛矣鶩其茁矣萬里一息維其習矣咨爾謹習迯靡日矣

秋崖集卷三十八

宋　方岳　撰

題跋

趙景山村田集

宋魏諸王孫率以詩名後世至唐盛矣賀白其巨擘也怒鯨横騖捲海倒流而其盛止於詩本朝出其才與天下共麟趾之彦滋盛獨詩乎哉四靈清語不枯秀語不

迂抑紫芝其尤也續遺響於寂寥發妙弹於孤曠將從村田叟問之

程務實詩集

夏六月務實寄甲乙藁予時未暇讀也自意登斷崖酌窪樽與務實招雲月而話襟期在此行矣至則務實病子春之足予又病退之之瘧不知溪煙沙草真愁我輩耶子瑋髑髏血糢糊手提擲還崔大夫只此兩語瘧鬼辟易三舍今當寘君詩床頭試觀定何如也

吴晞之家集

醫而世十一世而藝百一藝而儒十一不藝世耳不儒藝耳奚其醫晞之之醫自其祖曾七八傳而所謂隱微處士南薰老人者率有集方志所書宜信晞之勉之涪翁評書謂使其胸中有數百卷書下筆當不減文與可矧醫乎哉晞之勉之予以掌故過都之年道病晞之投方七劑立蘇醒因書以附家乘

王周卿註鸝山詩

前輩詩多矣周卿獨為鶴山故鶴山詩亦多矣周卿獨為其在渠陽時故風雨凄凄雞鳴喈喈鶴山以之他山有石可以攻玉周卿以之淳祐二三十九歙人方其書于桐廬舟中

董同年先生所得仁皇御書刑政二字

此神文之所以聖也慶歷之際於斯為盛臣其恭書

董仲鈞所藏晦庵殘帖

淮南王安丹成其遺餘于杵臼間者猶能使雞犬皆仙

此瑶殘帖意與甚哉董氏之好學也後學方某敬觀

李氏唐告

往年泊吕城尋竹巷李氏求觀王仲言所謂唐告百餘軸者主人翁入城府辭焉他日館丹陽客有擕咸通中大花綾告相示者問之大鄭王之冑家金壇西岡又非仲言所見也唐家三百年冠蓋誰有詩書到遠孫蓋范文正公道吾宗事嘗為客誦之甚恨不曾作衛公故物記也後十年客復來請余記當時語客名夢得連取薦

書爲名進士歙人方其

朱祐之詩

余義夫稱祐之與其季書一筆萬頃讀之不能休今觀此集乃𢑱長公所謂收捲波瀾入小詩者耶秋崖人方其

竹所主人所藏余詩

竹所主人謂汪君正已也其師面目嚴冷出語輙撑觸人君每每以樂易左右之屬聞其師亡爲藏劍履問跋

山能使其徒竭力無幾微見于顏面此李將軍不擊刁斗法也李廣程不識皆為漢名將然士卒苦不識而樂從廣吾未知其孰是君歸見所中青士問之

程少章文藁

少章少時挾老筆場屋間大畧如李將軍與匈奴左賢王戰時漢矢且盡吏士無人色而意氣自如軍中服其勇也既不得與諸妄校尉等伍輒棄去更為表啓箴頌以從諸公貴人遊則又似東方曼倩與郭舍人戲為隱

所謂伊優亞獮吽牙漫不知為何等語而應對鋒出莫能窮者今老矣見予辟雍視其謁官人矣亟屣履迎謂之曰飛將軍迷失道天也非有先生得無嘗給騶朱儒乎何其恩澤侯也少章曰士有桑樞甕牖矻矻窮年而莫之與者有高冠侈袂放浪江湖而莫之返者要之亡羊等耳予家筆峰下有田一壥予將駕黄犢其中時或作勞酤老瓦盆以醉雖與子州里吾將洗吾耳也況諸公貴人哉予笑曰少章今又一變為漢陰丈人耶書以

為別

奚朝瑞詩

月夕坐叢桂下鼓歸耕一再行有伻以詩卷自休陽至明日有客以詩卷自黟至喜吾鄉之多詩人也倒屣亟迎客沽斗酒相勞若醉語客曰吟安一箇字撚斷數莖髭詩可以若而攻學詩如學仙時至骨自換不可以若而悟也優而柔之使自得之吾見子蟬蛻矣

韋御帶論孟集語

國朝有以論語為相業者矣兊戈和弓屬鞬左右而用心鄒魯之書則四姓小侯所絶無而僅有也予不及識韋侯而有道其子闍門君之意者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乃翁以之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君其懋哉

胡氏乞米詩

鄉人有胡君者本衣冠子奮空拳與窮餓敵幾為所得者數矣蓋其計有三左去筆峰下而家行在所以寂易喧一左也脱夫湏䄡襖而衣縫掖以實易虚二左也不

能拾墮樵煮瀑布而爨桂炊玉以有易無三左也繞腹之箴如束濕而驚雷怒號亦難乎其為情哉間嘗自作乞米帖與里中人世無監河侯將如子何也他日予訊之曰士有朝不食夕不食而使饑餓于我土地吾耻之周之是也然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孟軻氏亦謂之失其本心已之亦是也繇前之說子窮其瘳乎繇後之說子窮未渠央也雖予亦將如子何哉淳祐六七九里人方其書呂左史所與詩後

程達原字訓

始達原邀予半道班荆相與語偶及世所稱謂曰官人者予嘗離以為謔人而不官者蓋有之官而不人者滿天下也達原憮然笑曰非謔也因出字訓示予為題其後曰史宏肇不識字固也張禹孔光學為帝者師不識止字謟王鳳柳河東文如五緯麗天芒寒色正不識正字陷伾文黨屈原離騷與日月爭光賈誼痛哭流涕之書漢廷無出右者皆不識命字一斥不復至於憂愁悲

鬱不得其死然則古今大儒不識君字訓之字者蓋多
謚毋曰小學家

思齋說

客有袖思齋說以來者曰願有謁也予讀之曰思固有
說乎此心天也至神至明至虛至靈意見之萌重淵風
行適波其澄念慮之興太空雲生適滓其清故寂焉而
凝不將不迎閴焉而精靡靡為靡營此之為無思無為此
之謂何思何慮此之謂不思而得蓋天命之謂性也奚

其思然而均一物則此何為而堯彼何為而桀均一陰隲此何為而回彼何為而跖是知弗慮胡得惟其慾之窒否則鑑明也而墨有物之食弗圖胡獲惟其義之集否則蹊南也而北有茅之塞故曰思無邪故曰思則得之故曰心之官則思蓋率性之謂道也奚其勿思哉嘗語子周公待旦之思此思也所思者何事楊子深沈之思亦此思也所思者何謂子歸思齋而思之如火斯然如泉斯達則謹思其在我者勿思其非我者可也客曰

唯請筆之

代題同銓小録

淳祐五年春皇帝下明詔嘉與士大夫更始一時羣彦魚魚雅雅集闕下于是國之貴遊子弟銓于有司者與覲光焉何其幸也越四月甲子合凡與推擇者若千人集于依光叙同盟侈殊遇也酒行有執爵起祝者曰吾儕賴上恩藉祖父澤今玆幸且仕有敢負爾君辜而祖父者乎有敢黷于貨荒于政者乎有敢以麒麟之楦而

狠如羊貪如狼者乎皆曰不敢畜不敢則為我爵此其所以識也坐者皆爵旅酬而進曰吾儕勉之毋使人謂徒讀父書澤祖笏以庶幾祝規其既書紳遂輯以為小録題辭

郭氏種德庵記

水心挾老筆名一世至為種德翁記庵大似辭費翁家槖駝種樹之說曰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固其築欲密此種德說也君其問諸槖駝水心猶落第二義方

岳

忠烈劉公遺事

比有上功幕府謁以陣殁為死節者予書其牘云死事與死敵異死敵與死節異意以為驅馳戎馬之間邂逅鋒鏑之下未得謂死節耳議不合則為一筆勾倒嗚呼吾獨不得如忠烈劉公事使執簡從太史公牛馬走後顧使此筆為一殺死健兒辱也耶天寶時誰實富貴以疽潰天下而不識面之顏真卿死之此可為忠烈公六

太息也淳祐丁未良月晦歙人方岳書于金陵

林君詩卷

予耕祈下自五月至于七月不雨搰搰然與隣翁井隧而甕灌之畓則槁矣歸卧蝸牛廬有寘一卷書牀頭者取讀之如挹高人勝士而忘予之與芸夫蕘子伍也如藐姑射之飄飄吸風飲露而不知門外火雲之蒸肉山也如三日之霖沛然建瓴而下之不自意山田之生煙而澤田之飛塵也嘻其甚矣予所謂藜藋拄乎鼪鼬之

逕閫人足音跫然而喜矣敢無順下風以立淳祐八七

廿四秋崖人方岳書

潘君詩卷

潘德久詩不宮不商自成音調水心謂永嘉言詩皆本德久意其傲兀試席如深叢孤羆一第溷渠耳顧乃鶡其冠為老閽門士固有不遭如此今君與之同姓也同里也同鶡冠子也而窮于詩又同豈其苗裔耶何酷似也雖然毛錐子安用哉

徐貳卿與彭監帖

巢元修間關萬里訪兩蘓公嶺海之南意斯人不復可見而何人毒徐仁伯彭君自臨川絜酒會其葬于玉山斯亦奇士矣仁伯甓時蓋司成也予以博士與辟廱諸公日日守光範門白其寃天子為下中執法治詔獄而竟鶻突不得賊時豈無許孟容吕元膺等輩哉然則唐之中葉强藩悍鎮疽裂癰潰猶為有紀綱也因讀彭君事寄此歎息

跋人會稽詩卷

予未嘗絶胥濤而東得功甫詩真可卧遊然禹穴自是後人一疑獨喜吾家老于墨池無恙耳

書景獻府講詩終篇

其猥以跡蕪濫塵講席起采芑止殷武凡百二十有九篇雖不能析微闡幽該貫融徹而依忠依孝未嘗敢不謹焉惟尊聞不貴博而貴精惟行知不貴敏而貴力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豈但多識草木鳥獸之名而已若一

字之訓一事之義蓋有先儒之書在承宣為學日益其自得于遺編者久矣某敬畧

跋月潭净照詩

予平生喜從山僧野老遊而出世間者抗塵走俗又有甚於世間者以故所見多是畫庫門鑰匙色净照師出詩卷為讀之竟如盤饌春多筍厨薪濕帶苔能道當家風致雲歸大似諳風勢水咽多應恨世情有味乎言之也雖然政使如貫休齊已於子法中猶是六十四種口

業未知與畫鑰匙僧孰愈子歸扣碧潭秋月而問之

跋謝正夫論語言仁

謝正夫出此編三復敬嘆盖亦知學者所用心矣至請為下一轉語其則不敢孔門惟一顏子三月不違然其於仁也敢問而不敢言也若宰我子貢開口便遭鉗鎚矣君歸見堂下老斵試以予言問之

跋岳武穆帖

王之討楊么也過師吾里留題東松庵壁上老墨飛動

忠義之氣煜如所謂因邀後軍王團練者蓋後來告變之王貴號王鷓兒者也天兵濯征偏裨之在行者多矣獨邀斯人者飯其愛之必異於餘子孰謂其報知巳一至此極哉司馬文正公之邢恕王荆公之吕惠卿世固不少而逢蒙殺羿孟軻氏顧舍蒙而羿之責又何也淳祐九年六月朔敬觀于廬山郡圃之愛蓮堂附此歎息

跋崔菊坡洪平齋與高守帖

崔丞相所至幕府極天下選觀此諸帖亦可想一時賓

主之際矣天目之老猶及以鴻文大筆行端平元二間而臨邛史君特麾屢麾不一麾而歿則天也自我得二士意氣横九州菊坡於此信不凡主家十二樓一身當三千之二容者抑豈今世之周旋獲笑顛倒逢嘻云爾哉三復感歎淳祐第九重陽歙人方岳觀于江東道院則史君令子為脩水尹云

題朱兄文

晦庵諸孫訪予秋崖下適會昭武之役不能烹伏雌為

半日留但相與苦話一頓因歎曰夜來與泉使言吾輩遂為世之狼籍人矣東邉去撑觸人了歸西邉去撑觸人了歸巳自可笑今日只與朋友談文又不能道妙道好真狼籍人也然竹坡喜誘進後輩見詩即李杜之見文即歐蘇之後輩不解其意多是顛了至有自號詩壇復古者然則予狼籍人不狼籍矣他日見竹坡出予此紙必撫手曰前言戲之耳君歸盡取晦庵書讀之予無以贈君也

跋徐衡伯詩

始予與衡伯别祈山時未有能詩聲也亡何而寄詩維揚已非吳下阿蒙不數年見予辟雍則詩又進予曰此脫㱿之雛也離混沌矣又數年見予樵溪則詩大進予曰此泛駕之馬也箭空虚矣雖然雛之脫㱿也啄抱之馬之泛駕也羈靮之子謹焉而已抑予所望于子者非詩也不知子之進于學亦有如子之進于詩者乎試嘗問子學者之學至于孔孟而止矣孔子删詩不自作詩

也孟子言詩亦不自作詩也孔孟之所不作而今之學者窮日夜廢進修而學之高者曰選詩吾師也下者曰唐詩吾師也學唐學選者幾何人矣不能唐不能選不論也苟選矣鮑謝諸人而已耳苟唐矣劉柳諸人而已耳況又不劉柳不鮑謝而曰某碉某某磯某云者詩乎哉不學孔孟之不作而學唐選之作不學唐選之不苟作而學某磯某淵之作予憂子之詩之進而子之學之退也於其歸也不敢以頌而以規

跋金尚書奏藁

誠齋跋尾之明年淇實始生然則於尚書公猶未得為互鄉童子也其所論著其何敢贅一辭顧無以復命臨川史君則拜手而筆之曰㵼長公有言問世之治亂必觀其人問其人之賢不肖必以世考之共惟阜陵之聖自堯以下無譏焉一時從臣適相會聚有若我尚書公者四人而小官之謁吏部銓避而窺屏間者蓋楊誠齋也五人者皆千載人而同出于一時嗚呼盛哉此阜陵

所以聖也寶祐改元除日後學方某敬書

跋李君蜀議

漢騎城夔仲謀懼丈瓛入劍孫吳平素船倒峽長江一衵俘入朝江南下無蜀則無吳李君之論偉矣然猶是余毅夫未入蜀前議論耳前救敗棊之着固應爾今日活死棊之着當何如王積薪輩幾無措手處矣使遇驪山老母必自别有一着寶祐二閏廿二方某書

跋許兄桐嶺書院本末

其之生也後不逮識所謂桐嶺者然觀一時師友之盛可以知主人翁矣他日識其再世孫簡于廬山閔書院無恙乎曰嘻是十年前猶歸然魯靈光而今其無是公矣予曰廼翁之以貲甲其鄉孰愈裴晉公之以勲髙天下也夫以勲髙天下不能永緑野之存則夫挾貲以聘士云者又烏能必書院之不亡也哉盛衰之難常而富貴之易及固如此雖然緑野晉公一身之所遊處私之也書院廼翁與四方學者之所藏脩公之也功業不泯

則雖一身之私而強藩悍將為之興懷孰謂義理在人心而象山翁季瑟書册之所提乃翁羣六籍萃百氏以與四方學者共之之處顧獨無一嘅于角弓之詩三復於甘棠之章者耶子其識之淳祐甲寅臘七新安方某書于荷嘉塢中

跋陳平仲詩

雲谷謝公使冶鑄之年過予崖而西也手其友陳平仲詩若詞三鉅篇示余讀且評曰本朝詩自楊劉為一節

崑體也四瑚八璉爛然皆珍乃不及夏鼎商盤自然高古後山諸人為一節泒家也深山雲卧松風自寒飄飄欲仙芰荷衣而芙蓉裳也而極其摯者黄山谷詞自歐蘇為一節長短句也不絲不簧自成音調語意到處律吕相忘晏叔原諸人為一節樂府也風流藴藉如王謝家子弟情致宛轉動盪人心而極其摯者秦淮海山谷非無詞而詩掩詞淮海非無詩而詞掩詩若西麓君所謂奄有二子成三人者與窺豹一班則娥眉不及宫前

柳一度春風一度閙唐人得意句也白露横塘一片孤山幾夕陽真情順下風而立矣因筆其語集中明當暾白山水焚不乳晝覯之

跋趙兄詩卷

予非知詩人趙公廹而與言詩過矣然予覯世之學晚唐者不必讀書但彷彿其聲暾便覺優孟似孫叔敖掇皮皆真予每嘆恨夫晚唐之不昌也君其肯之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寶祐甲寅良月中休秋崖方甚

書

題命書後

巳未戊午為天上火術家以日月配之固非凡木之所能生凡水之所能尅也胎元卯為震辰時午日而拱巳是為巽離之方子月為坎蓋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勞乎坎也坎陷也其于人也為加憂則其大略亦可想矣冬夜月明寒入澗水使人肌骨凄冷毛髮為竦胸中有丘壑者多受之而王公大人金玉其身者以為澗月

皎潔清寒逼人凛乎其不可近也日出離明正當亭午容光所及纎毫不差所以幽林邃壑之魑魅魍魎陰崖寒谷之氷霜雪霰人所畏而仰也日西没而月生月西没而日生周天三百六十度葢無一息之暫停故其為人勞已未數至戊午六甲包藏然自丙辰而已未連珠逆而上行故其為人拗日煜乎晝月煜乎夜坐離照子至清至明而風雨足以晦之已有風卯有雷雷風相薄而日月之清明隱矣

跋趙漕元文藁

吟嘯翁謂秋崖人曰予詩既叅諸方受記於吾鄉内相證印於劉後村諸公不假餘人更下注脚獨所謂文者子試言之予曰子濯孺子之言曰庾公之斯學射于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于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今子之先君子學于汪太初太初學於紫陽夫子遡桐柏之源濫岷山之觴有以知子之文矣博者不雜約者不陋子所知者予何言哉

跋吳兄詩卷

予嘗于何人卷中見左史公穪說著梅花定說君之句不知為竹洲後人也意王愷之珊瑚扶踈二尺美止此矣比賢君過予崖下出其寳則高三四尺者六七株如燕未成家寒食雨人如中酒落花風者尚多也子其秘之毋使莧粥韮蓱虀為帳下人所賣彼愷輩者那得與君爭長

跋師紹書華嚴經

乃歳壬午予學星於九龍山識優婆塞亡何得度號曰
智仁别三十年如一彈指忽生億念不厭疲勞自其山
居來詣予所瞻仰作禮而白予言仁者我於别後不敢
懈息于我末法妙飾莊嚴堂殿齋廬非復曩昔有徒師
紹庵於高環誓願精勤而作佛事以大海墨及須彌筆
積日累月書華嚴經推仁垂慈同一賛歎予聞言已生
大歡喜思昔大父在家出家嘗書是經作我鎮寶予嘉
爾紹慨念我祖合爪西向為説偈言

我聞昔有善知識　發大勇猛精進心
欲書諸經了無有　但握不為書空相
其人既去其處存　雖無是經經不滅
天龍護持此處所　自然嚴淨兩不濡
彼刹塵中所見聞　無不賛歎罕有事
而一比丘獨撫掌　乃言止是半藏經
是知一切有為法　受想行識皆為累
世主妙嚴及行願　豈可色見聲音求

揮毫徑入佛三妙　人人清凈華嚴經
我觀經卷八十一　卷凡幾品品幾字
一字一畫一心具　心心修習盡未來
於一毫端能放光　一一普現法界性
稽首吾翁大長者　所成就非寫經故
為我問訊彼上人　云何了證真實際
百一十城無可參　陶泓毛穎俱成佛
淳祐壬子七月下澣居士方某見聞隨喜併此妄語一

懺悔之

秋崖集卷三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秋崖集卷三十九

宋 方岳 撰

祭文

祭魏參政

嗚呼蜀自三蘇公不作于今幾何年兮予嘗意其水恖而山羞天地之𢗷寶韜光剷彩鬱屈而不平兮故其發也勃焉而有斐君子特立于西州學探邃古之奥文洗

時俗之陋而浩然于胸中者自一宇宙兮盖蹴訓詁之圃而姬孔之與游以其精微者治身以其粗淺者治世是心固将尭舜吾君民兮而不知一葦杭之何以障百川于横流彼誰其秉國之均如重陰且霾日月為之晦冥兮而矯然獨鶴之嘹唳乃欲空百鳥之喧啾抱遺經于荒遐之裔樂斯道于寂寞之濵者與歲月而相忘兮亦既築山房于白鶴之麓而眠雲卧雪吟風醉月侃侃乎其無物外之憂但遨嬉于翰墨之林而秦篆漢籕流

落人間者太山一毫芒兮至其妙于心則伏羲以前之大易而筆于書則獲麟以後之春秋忽雲翳之劃開豁中天之大夜下尺一趣諸老以來歸兮人固以為適當太平之期顧觀德化之成而衆君子之聚在本朝者殆將人稷契而身伊周歴覩近歳諸賢之志各欲出其力以救斯世之淪胥兮而彼蒼者天豈其不欲平治耶胡駕言中道而摧輈西山其頹而天目之老晉陵之魁亦相繼而凋落兮獨吾白鶴山人在而且猶旁睨如棋之

局孤閟横水之舟然庶幾其可以繫中外之望以待天人之定兮而後乘雲氣騎箕尾渺松江以上征而不為蒼生其小留疇昔之夜謁公南徐曰衆歎之不可息而予亦信以為然兮及今見之則慨歎其為李西平之子而嘉奬其為異于臧宫馬武之儔人生傾意氣耳故今聞公之喪晝喟而夜吁兮而況朝失元老士失宗儒其将付斯世于悠悠乃作白鶴之些曰白鶴飛兮山之幽梳雪羽兮風颼颼時不與兮吾誰尤白鶴歸兮河之洲

蘼臺杳兮雲正愁唉華表兮天知否

祭趙龍圖

其窮居讀書常竊有歎曰嗟乎士固有精忠皦日星勁氣勵金石勳勞在社稷名聲震關河而卒為當代之所咨嗟後世之所哀痛者矣庚稚恭鎮襄州此其志何如也北伐一蹶氣吞朔方當時自河以南皆懷歸附則亦不可謂有經濟之意而無其畧者丹水一衂遽可以成敗論哉國步多艱慚憤而殁是殆可悲也已其故于公

之云亡以其悲稚恭者而重為公悲之嗚呼公之失守襄陽蓋所謂人能搏猛獸而不能不却步于蜴蜥能砭剷風寒之客邪而不能不傷生于尋常不虞之酒色也與當其麾敵兵十數萬而却之以嬰孤城于百戰垂亡之餘功亦不細矣而梟獍驟興于肘腋之間虎兕突出于檢柙之外遂使曩時之竹帛晦昧于公議者之口而後世之簡牘不知又能如庾稚恭有為之歎息以否孟明不復貸則亦負敍之耻而死在傍奚而憾而纍彼青

山傷哉素軜獵獵霜風訣兹一巵

祭杜丞相

嗚呼天下不見司馬文正之忠清粹德兮于今百六十有二年世道之升降凡幾人材之消長凡幾葢有不勝其嘅然者矣而公方起從海濵共更化紘一時之兒童走卒亦皆論名氏兮而都人士之攀緣相登爭覩其儀形者亦皆咨嗟太息以為甚矣其似文正也是何退然山澤之儒臞如列仙上方舉國以聽焉而四方顒顒延

頸跂踵以望太平之期兮奈何乎心勦神疲于應物其胸中之所欲為者曾微江河之一涓雖移疾者婁然猶國有蓍龜士有砥柱若不見其運運兮而君子恃之以無恐小人讋焉而莫前今夬矣而未遇復矣而未泰兮正升降消長之一機也而公乃騎箕尾而捨旃將恐上心漠然于此矣而元衮亦無與相彌縫兮凡吾黨之所扼腕者固匪人之所埀涎天下之勢方如駕漏舟于風濤浩渺之衝兮忽檝摧而維絶則旁觀之損神亦不自

覺其失聲而呼天試嘗評之公之與文正其清介同其公忠同其夙夜盡瘁以遺其身者無不同兮獨秉國不及于踰年而青苗助役之未蠲然而青山流水居無五畒之園以獨樂花木之秀野而藝風煙兮則公之貧又似乎差賢意公之心使天下清明常如今日不至于變怪雜出舞䲚鱔而號狐狸兮方瞑目于九泉古所謂死而後已者其公之謂兮吾為天下悲而已矣不自知其涕漣

祭徐侍郎

靈之游兮淒其以風噫慟以欷兮洶胥濤而與東噫世無羊叔子兮莽吾冤其曷窮噫非此其悲兮羌世變惟時恫噫時耶勢耶天乎人乎求所以死公者而不可得也渺顲帝兮深衷噫

祭徐知郡

始予棲遲如桐未絲璞未規也爨者薪之有刖其溲孰予奇也公顧曰嘻非熊非羆非虎貔也文士追隨一雄

萬雌獨巳知也風檽暑池高論炎羲夜以曦也醉墨淋漓急驅龍驪走蛟螭也予起鋤犂歸袖披披喜不貲也迎笑以嘻謂非羣兒我著龜也曾幾何時東皐語離㖃相持也聚散參差而我心期鍼與磁也歳如何其物換星移天一涯也簪盍勿遲于宦之岐或並馳也今我來思有傳者誰公其萎也我心則疑天實生猗竟何為也風鬣霧鬢長鳴之逵孰與羈也煩劇之治如理棼絲愈剛剖也老筆聽辭如氷之澌潮之滋也落落松姿秀目

跡眉休顯宜也立之文塀則麟儀儀鳳師師也奈何乎噫濂溪之漪終一麾也有翩者旗回鳫之陲古驛悲也時方偲偲放予茅茨莫爾咨也歲則一朞去問我貽涕連洏也曰阡有碑爾作銘詩謹勿辭也朋友道隤絜酒則醻誰其釃也長夜渺瀰晤言如篪今已而也下亭之祠有巵江籬尚薦詞也

祭胡文偉

惟公蜚英場屋養浩丘園雍齒且侯長負秋風之恨劉

賁不第空餘月旦之評駒陰奄及于禫祥馬鬣永懷于窀穸屬其負薪之有疾吁嗟執紼之無繇乃遡芻靈漬予絮酒嗚呼兄子猶子愈增坦腹之悲吾翁乃翁徒洒交順之淚

祭杜尚書

鳳城岧嶤湖山春只月户雲房愜幽人只有癯者仙翩綸巾只左吾詩書右菰蓴只藐予過之孰主賔只偕一道士鄭子真只詩以吾盟不吾嗔只月窮星回幾何晨

只槖兆戟纛來宣旬只銘常勒罽槃經綸只文昌太微

履星辰只天飛泥蟠邈無垠只駕朱兩轓適予閩只公

既乘雲騎麒麟只聿其祥琴迅羲輪只敢拜稽首誄懇

蔄只植象環金儼綬紳只㦛綠綦黄蔫吾醇只列星在

天杳音塵只詩情不磨黯湖湑只

祭外姑李夫人

世所謂婦德者將續巴清之傳乎抑為姜母之詩乎徒

舉梁鴻之案乎寧斷樂羊之機乎我外舅氏維書之癡

曷其相之維婦之儀我姑我嫜我饋我飴勉勉夫君勿或爾思孰為親娛俯青以歸書旣薦只家則棘只杞城其崩惟其蓼只乳余呱呱有三其雛爾鞠爾育亦孔之悲丱兮弁兮褓者褓兮曰有室家艱且𡢃兮四十一年靡澤靡脂言撫其書有涕其洏我思古人懿其庶幾疇昔謂某玉潤吾楣伸乃翁者匪子子誰雖則一科莫補餘遺永懷契濶官轍差池古今在傍奚而憾而罣彼青山傷哉車輀獵獵霜風訣兹一卮

祭賈宰

土山焦兮金石流赫炎曦兮焮予輈公之來兮山幽幽梧桐凋兮楊柳黄星闌干兮澹不芒公之去兮山茫茫仕何樂兮忽今古以輀歸兮秋月苦君子别兮萬山阻

秋崖集卷三十九

秋崖集卷四十

宋 方岳 撰

墓誌銘

奉議郎淮東轉運使幹辦公事吳公墓誌銘

予頃佐淮東軍休寧吳伯玉幹饟餫間以事白府輒過予予輒為具雞黍酒行輒撐拒曰平生毋酒長毋多酌我然覺其意酣如也最後望其面深墨與之揖三引其

氣而語壓屬既坐閤閤然喘不休徑起索與去留之飯不可無幾日公亡矣于是紹祖適歸里旁無強近之親予白府移書漕臺屬西幹主後事兩司賻特厚斂以無憾是歲端平三年也年六十有六矣公諱天球伯玉字也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諸父連取科目伯氏天驥為尚書郎公登嘉定七年進士第官自修職郎至奉議郎歷廬州廬江尉點提坑冶司檢踏官淮東轉運司幹辦公事公于是將遂亨矣事有大謬不然可為流涕痛哭

者蓋不為公惜也國家失汴至是百有餘年未有窺左足向夷門一步者朝議以三捆兵復三京凡淮東泗宿宋永南北軍之在行者趙公葵實將之遂以公為隨軍錢糧受給中原淪胥久河失故道運漕絶五河口遡大小清河略萬驛以達于京師綿千數百里無人煙率虎豹所嗥魚龍所家也軍無乏興遂入汴趙公于是戲服行宮闕省宗廟弔遺黎故老以布宣明天子威德亦一時之盛已方是時將下制書定功令而潼關以敗聞趙

公遂班師公事格矣不然豈直一陞朝官哉公以其年月日生某年月日歿二子前卒其承重者孫孫紹祖以淳祐三年十二月甲子塟縣之睦親里富潭銘曰

能否人也窮達天也成敗時也離合機也允秉爾時而孰握之允投爾機而孰蹶之翼翼神京既挈以倫勞而不勲其天其人我窮曷嗟黍離之復復哉復哉有腹其目

鄉貢進士汪公夫人李氏墓誌銘

其兒時見里長老數一時之勤于學者必曰汪清英其

嘗問焉曰公今安在曰嘻死矣其勤何如曰清英讀書

無晝夜寒暑居窮山荒絶處日一脫粟飯不再也霜晨

雪夕擁黄紬被披吟益苦僧或為束緼火爇松釵輒揺

手卻之曰來睡思矣毋須此自六經諸子史無不蠅頭

字抄節之歲辛夘貢禮部𨗉者及門而母亡清英素𦍒

坐自刻勵以若其身而又罹母憂乃不踰年而歿盖毁

云後二十有二年其壻于公夫人李氏出其平生所為

文數十百首他所抄節巾箱冊號中堅若唐綱等類者又累數十百萬言泣曰未亡人不能訓其子將無面見夫子地下始君未十歲兄公試君鄉人儺墨義君操筆立就一座盡驚歸以其遺孤女女君其將使夫子瞑目于數十年後者非君也望而誰其既竊奉常第夫人喜曰可矣吾遂得藉口下報夫子矣嗟夫自有科目以來得士最盛然以破碎聲病之文決得失于一夫之目亦豈盡然哉觀公一生刻苦曾不得與等輩試禮部何其

難也而今之場屋士至有言伏獵而書弄麞者率皆拔高薦躐危科又何易也公諱某清英其字夫人後四十一年當淳祐某年月日歿二子某一女歸于予以其年某月日塟環村之原銘曰

翁乎空山夜不眠風抄雪讀四十年人皆青雲翁沉泉彼斷機者誰其賢噫何時兮書始傳

朝奉大夫知道州徐公墓誌銘

始予耕祈下聞有新令尹至者約其民曰爾士爾學爾

農爾耕毋或以非爾事姦有司令不敢爾貰其敢以游徼嗇夫踵而門尺寸圭撮非法取而竊爾其唾予里父老既為予道之問孰氏曰不知也墻壁無文移來幾何時曰不知也催租吏去不來者月十日矣居無何令尹枉車騎顧予予以甿辭不見不可則迎拜延上座問其所以來者曰子游為武城宰識澹臺滅明子獨能終老牛口之下乎吾是以來子毋愛于言也既去問知其浦城人魯國徐文肅公之孫任以為承務郎方是時其諸

父茂翁直翁言論風旨為一時名卿大夫而令尹能自濯磨落落不肯出人下意徐氏世不乏兩翁也去之十年乃官不過朝大夫位不過郡刺史死矣謹按文肅公諱應龍任光禄大夫守兵部尚書以徽猷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宫贈太師五子蒙知南劍州將樂縣榮叟參知政事清叟工部侍郎今為焕章閣學士知漳州所謂茂翁直翁者也深叟軍器監丞獨其伯曰予愚早卒贈朝奉郎公其子也諱拱字拱辰曾祖智接贈太子太

傳曾祖妣楊氏秦國夫人祖妣吴氏繼施氏魏氏皆魯國夫人妣施氏宜人累官朝奉大夫歷任監臨江軍新淦縣酒稅知紹興府會稽縣丞知𡽪州祈門縣廣東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通判南雄州知南雄州兩易知高州知興國軍改知道州淳祐四年夏某月代歸某月甲子次衡陽驛暴病痱以卒得年五十有六公資明鋭瘦隱立見老猾吏不敢嘗以事所在識辨於新淦寛征通商庚前之逋有司者不訾而筭以羨于會稽浚暨湖溉

民田歲以不暵于祈門養士如諸侯學聘進士之里居者使教焉歲飢畫荒政以振窮而安富部使者下其事為四十三縣式於廣東峒獠羣輩張甚監軍督捕最于南雄攝守事以治狀知其州於高州海盜晝掠以州兵擒其渠戮于市事聞知興國以嫌自列改道州州以寧一于是作湖南道院以表章濂溪之學而安樂其民可謂材也已初公為令尹既過予一見定為莫逆交率晨興飯讀書林已則商略古今人物抵掌談天下事後當

成敗劃然聲撼林木或時把筆為詩若引酒一再行往返賡酬以十數葢其捷疾若風雨以是為笑樂每夜漏下鴈鶩行抱文書以進輙可否之多至千數百言不停綴其剔久蠧剖滯訟若東三峽之湍流而落之也若注馬于千尺之坡而奪之槊也若干將出于櫝蛟龍截而虎兕軔也予所親見如此夫有才者未嘗不欲用于世而用世者每患于無才則理相求而勢不相遭也事相須而年不相待也悲夫六年某月日夫人與其孫莖公

于縣之下亭夫人鄧氏封宜人孫曰銓孫迪功郎新潭州長沙縣尉嘗為兩浙轉運司發解進士曰鉉孫將以公致仕恩補將仕郎公既葬之年銓孫走行在所見予辟廱請曰先君子葬未有銘非敢後也惟是春秋窀穸之事不肖孤不敢委之以來知吾父者非子而誰顧有述以碣諸墓其其奚辭則為之銘曰

有鉛其刀不可以切太阿無前匪闕則折蠢蠢不材何有何亡曰維材矣不枉不汖栽者培之而固摧之昌畸

于天公則隕之楚山叢叢淒其以雨鴈驛荒寒一碧萬古公歸來兮下亭有松有松有松有櫝尚式來者

鄉貢進士柯君墓誌銘

故人子柯應愚以國子博士何景顔書介其所為柯從周行述來離席泣曰先生辱與應愚之父遊敢請銘始予從劉耕道先生館薦橋門時朋友則陳爕仲劉至能兄弟從周末至于後至能以丙戌進士得黄巖尉未上而歿其仲其季亦相繼歿爕仲甫陞舍而歿從周僅僅

名薦書今又歿一時游從惟予在矣予銘從周其奚辭則發書讀之曰嘻慱士之言信抑船粟以哺饑梁川以利涉者其細行耳予獨悲從周羸糧千數百里餘半世于外以從師問學為事而志不克就以卒死于行在所也從周諱維翰興國人嘉泰三年春正月丁酉生淳祐七年冬十月戊子歿得年四十五明年十有一月壬申葬其郡東六十里曰鈞山曾大父震遠大伯父壽以慈明恩授廸功郎制所謂孫為俊士身薦高年者也父必

勝三子應昂習周禮冠鄉書應時習詩應明習易貢太學銘曰

嗚呼古之君子舍親戚捐墳墓羸糧以從師者為學也今之君子舍親戚捐墳墓羸糧以從師者為仕也為學而忘其身非也為仕而忘其身尤非也吾于從周有不釋然者矣雖然薦紳之士死社稷介冑之士死封疆而吾從周死庠序則亦死于其職矣吾烏乎有不釋然者耶歸余舟兮千里封余土兮一抔悠悠兮江波奈何乎

從周

操處士葉夫人墓誌銘

操君明甫家浮梁予不能知其人也而識其二子且十年伯氏節甲午癸卯貢其鄉仲氏斗祥登淳祐元年進士第予參督視府議時實以江寧尉為同僚他日節墨其衰以來予迎問故趨且泣曰節之先父母就養斗祥亡幾何代矣忽有若所𣅀省趣治装先斗祥歸歸不再閱月棄諸孤今玆卜遠日維食乃月正元日節不敢寧

于几筵徒跣數百里來乞銘予一再辭不熟子之先君子不肯去則取其行述讀之云云其凡謂君盡涉獵羣書尚以論孟為實踐履所謂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蓋其常常口之而不置者也平生環書一室畫司馬公其中四壁列晦庵先生白鹿洞規雖晚讀釋老書特取其言合論孟者謂泡影露電似逝者如斯遣其欲而心自净澄其心而神自清此吾養心寡慾之說也非與故能居家不以私蔽義居鄉不以富害仁在金陵時府方理圜

土移數十因尉舍夫婦惻然憫其瘦貸鄉商衣食之予讀至是慨然曰是可以知君之先君子與其夫人李氏矣乃予銘曰

禮曾考也莘祖考也志淵考也昇之其諱也淳熙某年夏閏月某甲子其生也淳祐九年秋八月甲子其殁也十年之夏四月辛酉其塴也安東之桂林其藏也葉其氏而諱純真者君夫人氏也後君一年而生前君兩月而殁與君同日而塴福西之鹽梅嶺合而書之而日之

而地之也節斗祥之季待補太學生斗樞其暮子也壻其人其女也十男女其孫也嗚呼僕邱尚或式之者曰此維操處士君與其夫人氏詩書之澤也

汪公墓銘

處士汪公前塴之兩月孫亮請于方某曰我妣爾老姑宜誰銘乃為序曰予嘗讀馬伏波傳喟然悲傷之其在浪泊西里時毒霧薰蒸仰視飛鳶跕跕墮水中愁若甚矣歸而誦其從弟平生之言以為士生一世但取衣食

裁足乘下澤車御款叚馬鄉里稱善人斯可矣文淵于是悔仕進之自累知功名之累人思欲為閭閻畎畝無聞之士而不可得者乃據鞍矍老而不能忘於世後車薏苡豈獨羣兒謗傷之罪哉少游平生之言豈其忘之耶予甞評公為人三似新息侯而能暗合少游有足觀者觀其恂恂似不能言謙約自敎年八九十無一跡于官府則其于龍伯高杜季良之間固自知所擇矣鄉貢公撖叔兄也歿則為之衰麻終其喪視行服朞年不離

墓所亦無不及者獨舉進士一不中則退而治田園教子弟為重厚長者所謂鄉里稱善人非與公諱皾字景漢生八十一而歿歿百有三旬有一日而㙩其既叙而銘之則請予及東嘉潘凱使書銘曰
生乾道及諸老歿淳祐孰着舊維十一祀扃幽宅厥冬仲月曰丙申嗚呼善人泐兹珉凌青之山髙嶙峋
月孫㙩磚
月孫生未晬能視予讀書中旦俄病癇九歲不能語然

見人磨墨則躍躍以喜予或倦坐必取書册授予死之歲必掩兩耳趺坐到明如此者二百日一夕癇大作予夢僧衣麻袈裟者十許人坐于門問之曰何為曰送月官人也是夕殂葢某年月瘞荷葭塢

知縣奉議費公墓誌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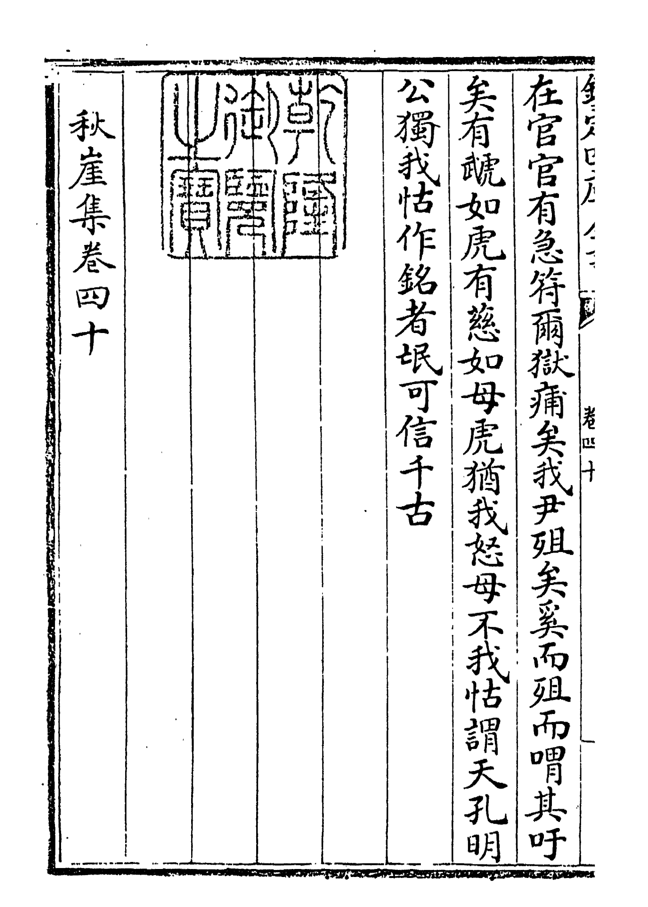
祈門蕞爾邑然士大夫初脫選以名次須入者相傳為佳缺謂縣無逋郡易辦民亦無縣撓易治也不知何以自十數年來築底不復可錯乎巽愞者不競健决者不

恤矣乃歲癸丑令以憂去未知新令誰也丞攝其事民重足立且朞月而毘陵費公實來葢恂恂似不能言而人知其慈偲偲然不敢名一錢而人知其廣吾民其庶幾乎居亡何丞自上府白事不知道何等語歸則檄與令同督賦於是錢不府帛不庫誕寘之崔斯立壁記下自出入之已乃遣文書詣令令顧涉筆惟謹令有所書注或不可丞意丞輒塗竄之略盡予嘗為公不平公獨無幾微見顏面退然後慚予淺之為丈夫也會繡衣使

者行部廉治丞獄公始得為縣而縣甚不可為矣官有欠籍民無逋租悍吏持急符來隋突堂奥刻木者愚猷散令噤不敢一出聲公于其間豈能無邑邑而竟以殁悲夫蓋寶祐三年夏六月庚寅也公諱玒字叔羽無錫人自唐昭宗闕律郎球者家文筆峯下至肅以上舍郎與簡齋陳公齊名建炎初兩人者起終左朝散郎贈通奉大夫娶陳氏為曾大父鍇登紹興十一年進士第提舉福建市舶贈開府儀同三司娶蔣氏和國夫人

是為大父培中大夫秘閣修撰贈少傅娶郄氏吉國夫人陳氏衛國夫人是為父公其第三子也階自通仕郎至奉議郎歷監嘉興府都稅務撫州金陵縣丞監行在省倉上界監太平惠民北局知徽州祈門縣始公改秩加職司一員為尤偉丞金谿時宜黃群盜輩捕之得則十六人者殺越人于貨辭具服等死部使者移公讞之特其中一人黃姓者真盜耳餘盡誣也一平反活十五人豈非賢哉前所謂丞得罪時常情不下石亦擊節矣

公方為擕其印紙歷尾使者車解和之得還其歷謂絳
倿東陽倿長者非與娶陳氏封孺人三子逵遜逢四女
適廸功郎監浙西安撫司回易庫錢昌言其適承務郎
錢鶱者未行餘幼以寳祐四年正月二十七日葬于本
邑長腰山之原從弟從政郎新平江府司法參軍翶來
請銘辭不可則諾意其泯也其言信銘曰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誰寔尹我丞則蹙之爾毋我蹙我
尹我慈慈如之何既瘖且瘓問之在民民無宿逋問之



在官有急符爾獄痛矣我尹殂矣奚而殂而喟其吁矣有虓如虎有慈如母虎猶我怒母不我怙謂天孔明公獨我怙作銘者岷可信千古

秋崖集卷四十